

## 二月底的回診

奧托 @otto\_0107:

悠實 @yume0724:

放假的週六上午，奧托依舊著正裝走在醫療大樓內，他視力衰退的原因已被檢測出來，問題就在薔薇病毒上，精神力的增強造成身體能力相對抑制的反饋，經過檢測證實，奧托的聽力也受損了，跟視力一樣些微而緩慢的下降著。他接連進出各樓層的檢測室進行各種檢查，基本項目、神經傳導、心臟超音波……等等，最後進入一間與實驗結合的診療室。

一踏進這純白房間便湧上藥水味，混雜著化學藥劑的味道讓人難受，兩名醫生——又或者說是研究員，習以為常的連個口罩都沒戴，其中一位坐在門口的辦公桌上分析奧托今天的檢測報告，另外一位招呼奧托直接坐躺在深處的病床上。

每次的流程都大同小異，奧托脫去靴子和外衣坐躺在床上，捲起左手的袖子把藏在袖中的蝴蝶刀放在枕頭下，坐在一旁圓椅上的研究員撇見那反光，即使已經見了很多次面，還是難免擔心起是否會有衝突發生，又或者，是在防備著甚麼意外。

「這幾天感覺如何？」醫療員詢問著，雙手熟練的將針頭戳入奧托左手肘前窩處的血管。「跟上星期差不多，胸悶、頭痛、還拉長了我的睡眠時間，這次的療方胸悶很嚴重。」奧托平淡的訴說著一星期來不停承受的痛苦，語氣、表情絲毫沒有相對的反應，這些感覺只是必要的存在罷了，痛不一定要皺眉、不開心也可以笑，表情只剩下『表』，而『情』就像那深紅不知不覺的一點一滴抽離身體。

「你都說很嚴重了，這次就拿些止痛藥回去吧？」在軍中不表現出痛苦的人相當多，但像奧托這類案例的人不願意吃止痛藥的卻非常稀少，誰會不想讓自己舒服一點、好過一點？

「我說過了，我不需要止痛藥。」任何有可能拖延治療的藥物奧托都不願意吃，為了那短暫的輕鬆而賠上健康，就是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性也不能讓它發生，況且這些症狀並沒有影響到他的工作，同樣的整齊而有效率，只是休息時的狀態比平常還要來得更安靜，要隨時在側的里恩不發現也難。

「...好吧，」醫療員在檯子上放下第五管紅黑的液體，用棉花和透氣膠布壓住傷口，「好好休息。」收拾好器具，他將這次的樣品其中兩管存入血庫，帶著剩下三管離開診療室。

一個月抽了七次血，奧托的身體真的有點累了，攤在床上的四肢都快融進床墊，抽完血後的虛弱感讓他厭煩，不得不老實的在床上休息，略快的呼吸持續了幾分鐘沒有舒緩的跡象，胸悶和頭痛仍繼續折磨著身體，他闔上眼皮，直到白色布簾的輕微晃動不再清晰，機器的運作聲也逐漸遠去。

其實醫療員們曾強烈建議奧托將療程排鬆一點，對身體和精神的負擔不會那麼大，尤其前期檢查原因的時候一星期兩次抽血檢查，還用了各種儀器在一個生病的軀體上，好幾次都擔心奧托會承受不住，但現在看來他是撐得過去的，現在還能自己走到醫療大樓複檢。所幸各種療方的測試需要反應時間，排程不像月初那樣緊密，奧托接下來肯定能熬過去的，作為一名熱愛工作的研究員，尤其希望能拿到這樣的病歷。

辦公桌前的研究員看著螢幕上各式各樣的資料，他有個大膽的假設，病毒對奧托身體的影響不只是視力和聽力，而是五感——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味覺、觸壓覺，像聽力在視力之後發現，其他三項時間拖久了也會開始衰退，又或許，五感全都一起衰退了，只是奧托本人沒有發現……就像他走在醫療大樓內沒有發現跟在他身後的腳步聲一樣。

這是悠實第無數次在醫療樓內看見奧托。

自從自己的工作場所被調往醫療樓之後，悠實已經越來越習慣這裡的環境，與這裡的醫療員們應對也幾乎習以為常。

月季花在賽克西斯裡可說是很高層級的醫療研究者，似乎是這樣，裡頭的人對於調來了一個一般軍人這事並無太多意見，撇開悠實的身分，他實際上能成為一個好的輔助者，尤其是面對有些喜怒無常的月季花。

習慣了新的工作之後，悠實偶爾也會在醫療樓觀察那些患者們，月季花那裡也能調到簡單的基本資料，他觀察到的紀錄能作為他興趣的衍生，也能給上面作為研究報告。

然而他卻在醫療樓內看到那個最近讓他特別在意的人，起初以為奧托只是來做一般檢查，但次數卻頻繁到讓悠實覺得有些奇怪，多次撞見奧托進出診療室更使他疑惑了。

也不是沒有懷疑過對方是為了自己而來，但這樣的想法除了太過自我意識過剩外，每次都並無打照面也讓他剷除了這個可能。

還有一點不尋常的是，奧托已經很多次沒發現自己跟在他後面偷看了，以悠實對奧托的理解，他的敏銳度應該不可能完全沒察覺到他露骨的跟蹤行為才對。

所以他偷偷借用月季花的名義調來奧托的身體報告，當然沒有讓月季知道這件事。

現在，他站在奧托病床的簾子外，輕輕拉動白色隔簾、從縫間鑽進隔間內，悠實站立在奧托床邊。

床上的人仍舊沒什麼表情，金色的雙眼緊閉著，似是沒有察覺到來人，沒有醒來的跡象。

——好像很難受的樣子。

雖然奧托的表情沒顯現出來，但是悠實卻有這樣的感覺，這讓他連帶的有種難以言語的感受……看著對方，自己也覺得很難過，幾乎就要哭出來。

也不清楚自己是怎麼回事，悠實只是看著奧托，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樣子，他伸手想觸碰對方擺在棉被外的手指，卻在碰到的一瞬間被手腕處傳來的電流叫出聲。

悠實不是沒有被電過，很久以前，剛進軍營時，他也曾被不講理的上級處以電擊，但自從自己的上司換成那對雙胞胎之後，幾乎沒再遇到過。他不曾想過月季的命令居然是認真的，畢竟年輕的女醫師自己曾說過她不會在自己的病患上使用這種命令，一旦抗命便會遭受電擊，而在他伸出手觸碰奧托的那瞬間，他已經等於違反了命令。

奧托的意識逐漸沉進混黑，分不清前後上下的黑暗包圍著身體，熟悉而寧靜的感覺他並不害怕，他甚麼都沒在想，在這也不需要思考，他不以為意的在這虛無之中飄盪。

忽然的，胸口有股騷動湧起，痛苦如藤蔓般纏繞壓迫著心臟，他伸手想解開束縛卻沒摸到任何東西，苦痛繼續攀藤向上鎖緊喉嚨，既然解不開那就算了，反正也就僅止於此，奧托灑脫的放下手，連眉頭都不皺一下，任憑窒息感侵襲著自己。



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，他隱約聽見一個聲音，短促而細微的聲音，他無法辨別卻莫名的感受到心中充滿了溫暖，那溫熱的情感包裹住痛苦的枝芽，滿溢而出延至全身，他閉起眼細細體會著幸福的感覺，黑暗、痛苦只是過往雲煙，心中的暖流才是最重要的。

因為緊張而蹲在床邊，手還是攀著床沿，早先跌倒製造出的傷口因為動作摩擦而隱隱作痛著，手腕還殘留著被電擊時的麻痺感，悠實緊閉著雙眼，卻只聽到床上均勻的呼吸聲。

奇怪的抬頭看往床上的人，奧托完全沒有醒來，果然非常不對勁，悠實噙著淚用手指勾動對方的衣袖，似乎只要是不直接觸碰，只是衣物便不會被判定為抗命，他就這麼維持著姿勢，看著奧托沉睡的側臉，直到外頭傳來醫療員回來的聲響。

慌忙的站起身，悠實看著奧托皺了皺眉，最後還是決定從口袋拿出他平常吃的巧克力，放了一個在對方枕頭邊的縫隙。雖然覺得奧托不愛吃甜食，可是至少吃的時候會有心靈上的慰藉，悠實是這麼覺得的。

輕輕拉開簾子，悠實只朝着有些驚訝的醫療員點點頭，非常迅速的離開了診療室。

床墊些微震動、耳邊傳來窸窣的聲音，奧托的意識漸漸被拉回現實，他睜開眼在一片白色中快速捕捉到熟悉的身影，悠實的側臉迅速沒入簾外，那濕潤的眼角讓奧托的聲音堵在喉中，他靜靜地躺在床上聽那倉促的腳步聲離去。

醫療員把報告放在門旁的桌上，將這周的改良品帶往最深處的病床，手還沒碰上布簾便被快速拉開，奧托赤著腳像追著甚麼似的竄出，快步奔向門外，他在門口左右張望卻沒見到他所追尋的身影。

「怎、怎麼了嗎？」醫療員護著手上差點弄掉的改良品，轉過頭問向傻站在門口的人，想起那紅潤眼眶的人，或許是吵架？這也能說明奧托臉上那不太一樣的表情了。

「...沒事，趕快開始吧。」奧托將手中的巧克力放入口袋，壓下藏不住的寂寞回到病床上，換回他一貫的撲克臉。

等完成了就去...待會就去.....

奧托對自己說著，即使表情看不出來，但呼吸和心跳仍吐露出他的激動，醫療員識相地默默著手準備不再多說。

再忍耐一下.....

這個月奧托沒有多餘的心力特地繞路去偷看悠實，雖然在路上看見不少次，但總是有些障礙讓他沒有上前搭話，埋頭工作不便打擾、周遭病患和醫療人員的視線、還有從沒停過的不舒服，埋藏了將近一個月的寂寞被悠實一碰就破，傾洩而出的情感驅使奧托移動，他帶著新買的巧克力棒走到悠實工作的樓層，待在走廊的轉角後靜靜等待，時間已經接近下班時間，悠實應該就快出來了。

關上7166診療室的門，悠實臉色不太好的走進走廊，和月季花的談話並不順利，她既不妥協也不退讓，沒有商量的餘地，只能夠維持原命令，甚至告訴自己「如果真這麼在意，不要去觸碰對方不就好了，現在見面機會本來就不多，應該不難吧。」

確實現在是很少見面沒錯，如果要說有碰到奧托的機會，那可能幾乎是自己製造的.....畢竟對方跑檢查和療程的樓層也和自己完全不同，可是被電那一下真的讓悠實嚇到了。

重重的嘆了口氣，悠實抱著檔案夾走過轉角，卻沒發現有人正在那裏等他。

「悠實，」一看見那等待已久的身影，奧托自然的露出笑容，「這個給你。」他遞上巧克力棒，那是悠實曾經吃過的牌子。

因為周遭還是有些下班人潮，奧托跟悠實保持著一定距離沒有太親近，想著待會就要離開免得久了引人側目。

一過轉角突然看到奧托，悠實嚇了一跳，他退了一步，對方卻突然遞來一盒巧克力棒，悠實困惑的看著奧托，不懂為什麼對方要突然拿給他一盒巧克力棒。

突然想到因為下午才哭過，眼框有些紅紅的，為了不被發現悠實趕忙低下了頭，「那個……為什麼突然要給我巧克力棒……？」

「回禮，收下吧。」奧托微笑著，避重就輕的不點出悠實下午給過自己巧克力，若說這是來見悠實的藉口，那也是真的，只要能見上一面、說幾句話就好。

「可、可是我什麼都沒有做……」每一次都這樣接受對方的好意、每一次都這樣收下對方的禮物，悠實總覺得非常過意不去，明明自己都沒能為對方做什麼的，連奧托受苦時也只能看著對方，最多給一顆巧克力給對方做小小的鼓勵。

如果他再有用一點，能成為對方的助力的話，或許他會欣然接受自己內心的那份感情，可是他沒有。

「有，你有給我巧克力，」奧托說著伸手握向悠實的手，幸好兩人都帶著手套，沒有觸發命令的電擊，「而且，我很高興你來看我。」將巧克力放上悠實的掌心，一上一下的雙手夾著，停留一會才不捨的將手收回來。



被發現了嗎？不過畢竟自己都留下巧克力了，手上的盒子是自己平常也會吃的那個牌子，奧托都特地把東西好好地擺到自己手上了，軍用手套的厚實布料讓兩人的接觸沒有引發電擊，悠實也鬆了口氣，頓了頓才將盒子收下，朝對方道謝。

「下次見。」在悠實髮上輕撫，奧托微笑著道別，轉身快步走向電梯，這個月大概是他搭電梯最多次的時候。

一路上奧托檢視著每個經過的人的臉，所有經過的、有看到他和悠實的都要盯緊，任何的危險都要排除，奧托金色的雙眼透著光，卻顯得格外危險。

對方摸到自己頭髮時手腕處傳來細微的電流，悠實震了一下，沒有表現得太明顯，卻把頭壓得更低沒讓奧托看到自己皺成一團的表情，緊抱著資料夾跟對方給的巧克力盒，對方道別後很快的搭上電梯離開了。

悠實這才鬆了口氣，張開眼睛，看著自己手上的盒子，神情複雜，他嘆了口氣，稍微掀開袖口看著手腕上的電擊指令，一開始都還很細微，也可能是對方只有輕輕觸碰，電流強度的問題悠實並沒有跟月季花詢問，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增強。

雖然悠實尊敬月季花，畢竟對方也算是對自己有恩，是治療自己的人，但有時候難免對她有些不滿……可是，如果她說的是對的呢？或許，和奧托一起，對自己對對方都不是好事……這讓他又有些焦慮起來。

皺起眉頭，抓緊手上的巧克力盒，悠實快步朝著樓梯走去，越是鑽牛角尖下去才對自己不好，等等還得回去餵夏綠蒂呢，悠實邊轉移自己的注意力，邊踏上了回去宿舍的路。

奧托沒有注意到悠實藏起的反應，又或許，他只是裝作沒發現，不揭開悠實不想說的話題，就如這個月悠實不再來到奧托的辦公室這件事一樣，報告僅以他人代為繳交，他對悠實的遠離充滿疑惑與落寞，湧起的情緒才剛掀起便立刻撞在牆上，『我尊重悠實的決定』，所有的躁動全被一句壓下，奧托對自己的決定相當執著，尤其是與自己的約定，所以他甚麼都沒問、甚麼都沒提，張開雙手接受悠實所決定的一切。